



《四书白话解说》

【钩沉】

□耿全

## 被神话并被叛逃的 民国『第一神童』



江希张9岁像

民国初年,济南出了一名叫江希张的神童。传闻他“生具异禀”,两岁识字、三岁对课、四岁作诗,五六岁便能注释经书、出口成诗。“不费思索下笔千言,译成外国文字,旁及四体书法、医卜末技,亦不学而精至。道、佛、耶、回各教经典皆能解注其奥。”九岁后著成《四书白话解说》、《息战论》、《三千大千世界图说》等书,风靡全国。因着这些事迹,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为他题词“大同先导”,康有为赞誉江希张“堪称民国第一神童”。时至今日,神童江希张仍被视为传奇,为人所津津乐道。殊不知,“神童”是其父江钟秀一手炮制出来的。

江希张,字慕渠,1907年2月14日出生于山东省历城县江家庄(今历城区董家镇江家村),祖上一直务农。据上世纪五十年代江家村村民回忆,江希张7岁才在本村入学,一年后去济南城里其父江钟秀那里继续读书。他8岁之前的那些神奇故事并不存在,同村人并未听说过。神童的事迹民国初年才开始在社会流传,是由民国会道门万国道德会所编造、鼓吹的。

人们关注的多是江希张的“神童”光环,却忽略了他的另一身份——民国社团“万国道德会”名义上的创始人(也称作“建议人”)。万国道德会成立于济南,是清末民初尊孔读经及道德救世思潮下诞生的民间社团,由江希张的父亲江钟秀一手创办。据万国道德会称,江钟秀曾亲赴泰山,“效法‘孔母祷于尼山’故事,祈生圣子,以挽世运,翌年次子希张诞生。”江希张是感动天地而出的“圣子”,说他“乃诸圣在天灵爽,特使应运其间,以昌宗教,而为全球千五百兆人之救星者也”。据说江希张出生前三天,其父江钟秀梦见众天界神人中有一行乞老叟化作婴儿,醒后方想到那转世老叟便是行乞兴学的武训。《息战论》序言中言道:“天帝怜悯浩劫之无所底止

也,特生一人以遏其机。山东历城江生希张,素有神童之誉,颖悟绝伦,智慧超群,睹全球之争杀”,俨然成为天帝的代言人了。万国道德会的成功,很大程度上依靠了“神童”的名气。

江希张是被刻意塑造的偶像,而署名“江希张”的《四书白话解说》等书籍,则是万国道德会的“圣经”。《万国道德会同人省察条目》中规定:“头午到会,男左女右,礼拜以前察经,讲经,或用本会江慕渠先生新著《四书白话解说》、《道德经白话解释》,或佛、基、回各教经典,任人自择,不事限制。”下午,则在街市游行宣讲《四书白话解说》、《道德经白话解释》等书内容。可见江希张的著作在万国道德会

中,与佛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的经典等同。据江希张自己说:“……此殆天帝痛恶全球争杀已极,而特假手于童子以遏其机也,是真有天意存乎其间,而非人力所能勉为也”,说这些书是天帝假借他的手所写。建国后他才坦言,这些书其实大多是他父亲与师兄周乐三(字文聘)所作,他只是参与其中。

江希张幼年接触的是旧式私塾教育,成年后接受了山东督军田中玉的资助,进入泰安萃英中学(现泰安一中)接受新式教育,嗣后又进入北京汇文大学预科研习英文。为了维护江希张的神童身份、保持神童的神秘感,1927年2月万国道德会资助江希张取道西伯利亚赴法国大学学习化学(后改学国际关

系)。对外则宣称是去国外巡游宣教的,1930年11月江希张在《北平总会演说词》中言道:“希张年来在海外对于我国文化精神及本会宗旨尝极力宣传。”毕业后,江希张通过其岳父(时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)的关系在澳大利亚工作。因不能适应,一年后归国,依靠万国道德会的讲演费及图书版权费生活。1939年,又经其岳父介绍赴南非任华侨报纸《侨声报》总编辑。1946年,为生活所迫重拾化学专业,在一化工厂任技术员。1949年以华侨身份经香港回国,去了上海中国化工原料公司工作。

江希张对家乡及乡族并没有太多感情,他自幼离乡后,为了保持神童的神秘感他很少回江家村。1926年江钟秀去世需回乡安葬,江希张最后一次回到江家村,此后再也未回来过。江希张成年后将家安置在青岛,长期不回济南也不与家乡族人联系,乡人对江希张的情况并不了解,所以建国后人们以为他去了台湾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,济南历城公安局将江希张判定为逃亡海外人员,“神童”就这样被“外逃”了。1958年6月,山西安泽县公安局破获万国道德会复辟案件,参与者称组织的负责人是江希张,又传言他解放时去了台湾,后来又从台湾回来了。1964年9月,北京永定门车站发现四封道德会的宣传信件,又多次提到过江希张,但他去了哪里没人知道。一直到“文革”时期,江希张工作单位的革委会从上海到济南江家村外调,家乡人这时才知道他早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回国,并没有叛逃海外。

从被神话为“神童”,由万国道德会资助留洋,到依靠岳父关系赴海外工作,一直到因消息不通导致被“叛逃”,江希张的人生看似精彩,却是充满了无奈。他的前半生被人所左右,中年从事化学工作以后,依靠自己,江希张才回到了真实的人生轨迹中。



【行走】

## 走进秋柳人家

□雪樱

一叶知秋。缤纷的落叶,将秋日点缀得绚丽多彩。碧空如水,秋色旖旎,煦风拂面,使人无比舒畅。“请在秋天来。那城,那河,那古路,那山影,是终年给你预备着的。可是,加上济南的秋色,济南由古朴的画境转入静美的诗境中了。”老舍先生早已把济南秋色写尽,但是,今日的济南美丽蝶变,在老城区漫步,你会看到不一样的秋色,比如,秋柳人家。

秋柳人家,是大诗人王士禛的家,也是文学爱好者的家。诗人的故事我听过多遍,每次都是那样的感动。某个秋高气爽的下午,他和一帮文友相聚在大明湖的水面亭(即当年的“天心水面亭”),饮酒酬唱,兴致盎然。见环湖柳树叶子泛黄,飘摇欲落,他触景生情,即兴赋诗《秋柳》四首。灵感像红叶吻地,瞬间的交集,便会留下惊鸿的踪影。“秋来何处最销魂,残照西风白下门”,句句写柳,通篇却不见“柳”,手法堪称绝妙。此诗传开,一时间名闻天下,“秋柳诗社”在王士禛的灿烂一笔中璀璨诞生,后建有馆舍,起名为“秋柳园”。

赏荷品柳,赋诗作文,挥笔题写,墨香四溢,那场面不亚于今天文艺青年们的沙龙。诗社是精神的驿站,也是旧时的梦工厂。“数椽馆舍明湖侧,后辈人传秋柳章”,清人朱照云不吝赞美;也吸引董芸的流连:“霜后残荷雨后萍,几株烟柳尚青青。”

柳,积淀着情感的因子,包孕着生命的希望,秋柳,则观照出淡泊而达观的心态。画家石涛说过:“纵使笔不笔,墨不墨,画不画,自有我在”,在我看来,王士禛借秋柳让生命豪奢的倾向,和自然融为一体,要多洒脱有多洒脱,这是诗人以外体悟不到的境界——秋水长天,清远深美。

写下《秋柳》诗两年后,王士禛被派往扬州做官,他“昼了公事,夜接词人”,成为清初词学的倡导者。和众多文人接触时,有个叫陈维崧的人引起他的注意,因家庭衰败,年过35岁的陈仍未考取举人,且还是光棍,生活难以为继。王士禛对他格外照顾,并在词学方面予以指导,陈踏上学词之路,后来成为“词坛宗匠”。对于这份挚情,陈维崧感念在心,无论是回忆见面场景,“两人相见便抵掌,坐上狂歌自若”,还是结束宦宦生涯在扬州辞别时,陈恋恋不舍:“矧君与我比胶漆,此意谁能喻轻薄。”这段佳话被后人常常提及。

走进秋柳园,我一下子爱上这里。游客较少,人气远远不如稼轩祠、历下亭等。但是,人少、清雅的地方,内心才能放开胆来舒展,才容易吸纳想要的东西。身处古人的精神现场,我仿佛变身小书童,在诗社里端过茶、倒过水,还给诗人研过墨,耳濡目染,我也沾上几分才气。

最吸引我的还是不远处的秋柳人家。“秋柳”,氤氲出一团青色,“人家”,满溢出温热地气,品读这四个字,仿佛饮下一杯碧筒饮,使人神清气爽;此地正是有名的王家大院,据说是在济南行医的人家的院落。今日的院落是典型的北方四合院,徒生亲近感,青砖石瓦,古朴闲适,院落里面分别为坐堂问诊药铺、制药房、时习轩、女儿房、儿子房、父母居室等,看过房内的陈设,不禁想起李渔《闲情偶寄》中对居室的研究,古人的生活,遵循节气,重视养气,他们不怕麻烦,在日子的褶皱中发掘美好。园中的古树、老井、老水桶、上马石,看上去有些老掉牙,老得令我有陌生,神思迷离,但,这正是跨越时空的烟火气息。

无论是“陶令门前五柳春”,还是“秋柳人家忆渔洋”,都可视为自然对人们的无私馈赠,教化我们忘怀得失,静对人生。“青石板作纸,杨柳枝为毫,明湖水泼墨,秋柳诗成行。”我知道,来到这里,我寻的是一份心境,是隔空与诗人聊天的自足,也是从心底逶迤出来的殷实的梦。

以为秋天很萧瑟,常觉生活多无奈,走进秋柳人家后,我顿悟到生命的深沉和高远,拥有豁然开朗的感觉,像水洗过的天空,像雨过后的新月。如果说“秋柳园”是王士禛一笔一画书写的《心经》,那么“秋柳人家”则是一阙绮丽婉转的宋词,供游人品读;至性至美,至清至明,一字一句皆是人间写意。

【影像老济南】

## 大炼钢铁时的卫星炉

□撰文/供图 阿雍

1958年的大炼钢铁运动中,土法炼钢一度席卷各地,后因所产土钢土铁不达标而纷纷叫停。很多上年纪的人还有印象,当时,济南市大大小小的厂矿企业一时纷纷自建了各自的简易冶炼炉。

济南前进化工厂(1957年从济南化工厂划出成立,济南轻工化学总厂前身)自建的炼钢炉高达六七米,旁边还搭有操作台,用以往炉顶填送矿石和废铁。这座外观相对“规范”的炼钢炉当时号称“卫星炉”,很多企事业单位都组织人去参观学习。

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到,新出炉的铁水正流入沙坑,手持铁钎、铁锹的数位工人围站在旁边。炼钢炉上,写着“超美二号”四个大字,比炉顶还高的操作台上,“卫星炉”红旗正迎风飘扬,落款为“前进化工厂炼钢指挥部”。

